

让美好在指尖绽放

傅立勇



刺绣手工艺品销售。

有一次,杨晓珍受邀到博物馆现场演示,30多位外国友人看得如痴如醉。展示结束后,她随身带去的一背包蜡染刺绣手工艺品当场就卖完了。

在凯里,杨晓珍让丈夫教她读书看报,慢慢地,能看懂的东西多了,与人交流方便了,心里的想法也就越来越多了。看到来自贵州其他地方的蜡染刺绣图案非常精美,她就想,能不能融进自己的蜡画里呢?看着街上的姑娘喜欢穿丝绸、羊绒面料的衣裙,她就想,能不能用丝绸、羊绒当蜡染面料呢?

数年间,杨晓珍的蜡染刺绣技艺不断精进,作品别具一格,逐渐在各种省级、国家级比赛中获奖。她还多次走进高校传授技艺,应邀到国外演示讲学……

四

在外奔波多年,有过拼搏的艰辛,有过收获的喜悦,但始终有一种莫名的惆怅萦绕在杨晓珍心头。一想到老家还不富裕,杨晓珍的心头就像针扎一样疼。

2016年,在家乡的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之际,杨晓珍和丈夫卖掉凯里的房子,毅然回乡“二次创业”。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,他们开了一家蜡染工作室,随后自筹资金180万元,成立了一家蜡染文化公司。

她的公司在当地成了“扶贫车间”“蜡染刺绣艺术传习所”,公司稳定吸纳就业100余人,人均月收入3500元,辐射带动当地400多人就业,年生产蜡染刺绣服装、工艺品3000余件,远销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及国外市场。

跟着杨晓珍走进三楼的工坊,但见50多位绣娘正在忙碌着,有二十来岁的女青年,也有年逾七旬的老人,有的在画蜡画,有的在做刺绣。杨晓珍一边察看,强调“慢工出细活”;一边提醒“身体是本钱”,注意“工间休”。

借着绣娘们休息的空当,问了一下她们的感受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起来——“过去在外面打工,每年春节返乡过年,孩子都要抱着我痛哭,不让再出远门。现在真好,晓珍回来了,带着我们在家门口挣钱,老人孩子可开心啦。”

“订单多的时候,我加班加点三天就可做好一套衣裙,每月收入1万多元。”

“跟着晓珍婶婶干了一年,我把读大二的助学贷款全还上了。”

在后院坝子中间,摆着一口一米高的陶质染缸。三位远道而来“拜师”的大学生站在染缸旁,手里抱着待染的绸布,正在听杨晓珍传授“秘诀”:把布料放入缸中浸泡20分钟,取出

晾晒5—10分钟,让其氧化定色,再根据色调要求重复前面的工序。一般来说,浅蓝染2—3遍,中蓝染3—5遍,深蓝至少染7遍……

杨晓珍再说:“我们的蜡染刺绣文化,是老祖宗传下来的,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不会这门手艺了,如果不传承,不守住它们,我担心会失传。”这些年,凡是各级各方需要杨晓珍“露一手”的时候,她都有求必应,还免费培训1万余人次,其中从北京、上海、江西、广西等地慕名而来的大学生就有上千人。她说:“这些大学生有文化,头脑活,能创新,只要愿意跟我学,我都会毫不保留,不收一分钱。”

大儿子从中南大学毕业后在四川某国企就业,杨晓珍前几年动员他辞职回乡,帮助自己创建织金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;小儿子从江西服装学院毕业后,正协助杨晓珍创新设计时尚产品。这天,恰巧两个儿子都外出办事,杨晓珍翻出母子仨挽在一起的合影,不无自豪地说:“你看,他们多像我的两只翅膀啊!”

离别,我在一幅真丝的蜡染壁挂前驻足良久:满目葱郁的崇山峻岭之间,一条蜿蜒、清澈的小溪,采露集雨,喷珠吐玉,潺潺不息地流向远方……

图①:杨晓珍(右三)为绣娘现场传授苗族刺绣技艺。

图②:杨晓珍蜡染刺绣作品《花旦》。

以上图片均为王纯亮摄 制图:张丹峰

山里的茶籽倒进机器,候地,油就“咕咕咕”地流了出来。这油,清亮极了。油的清亮,鼓了山里人的腰包,美了山里人的日子。

这茶油,成了山里人烹饪的上乘之选。常食这茶油,有益健康,可使人越活越年轻。难怪有人说:“沙塔坪的茶树醉人,沙塔坪的茶油养人。”

山里人只要一碰面,便问:“你家打了多少茶油?”

“大几桶!”

这声音,油茶树听见了,高兴且低语:来年,多挂果!

沙塔坪的油茶

谢德才

宝贵的油茶树,成为让山里人过上好日子的“宝树”。

山里人唱着歌,摘着果,不知不觉,背篓里的茶果,满了;箩筐里的茶果,满了;笑声,飘荡在山坡。

采摘回的果,全铺在自家院子里,让阳光晒走水汽,锁住茶油。曝晒后,果子的壳裂开了,油茶籽一颗颗地蹦出来了……

这时,油榨坊等不及了。

山林里,有油榨坊;街道上,也有油榨坊。一篓篓的茶籽向榨坊靠近,山里人的脚步是轻快的,他们的心里早有了谋算:这篓茶籽,能赚不少的钞票。

宝贵的油茶树,成为让山里人过上好日子的“宝树”。

山里人唱着歌,摘着果,不知不觉,背篓里的茶果,满了;箩筐里的茶果,满了;笑声,飘荡在山坡。

采摘回的果,全铺在自家院子里,让阳光晒走水汽,锁住茶油。曝晒后,果子的壳裂开了,油茶籽一颗颗地蹦出来了……

这时,油榨坊等不及了。

山林里,有油榨坊;街道上,也有油榨坊。一篓篓的茶籽向榨坊靠近,山里人的脚步是轻快的,他们的心里早有了谋算:这篓茶籽,能赚不少的钞票。

像锦鸡的羽毛一样亮堂堂的,全寨子没见过哪家的媳妇有这种手艺!

当时,她的公公与外地人合伙在村里办了一家小煤矿,家境还算不错。但命运却与杨晓珍开了一个玩笑:结婚那天,合伙人趁大家忙于婚庆毫无防备,把矿上值钱的东西全拖走了……不仅财物追不回来,家里反倒欠银行贷款10万元。后来,丈夫在村里办学校,为买材料修教室又欠了一大笔账。大儿子出生满月那天,原打算请亲友热闹热闹,可家里却没有钱……

家乡有句谚语:不愁无路,只怕不走。有一天,杨晓珍只喝了一碗玉米粥,半夜肚子饿得咕咕叫,眼睁睁熬到天亮。她暗想,我为啥不试着做点蜡染去卖呢?

她把包里仅有的20元钱拿出来,买了一丈白布,闭门画了三天,制成了一套衣服的蜡染面料,挂在肩上到珠藏镇赶集,一场就被人看中。她要价120元,对方二话没说就数票子。“除去20元的布料钱,净赚100元,买了100多斤米。”回首过往,杨晓珍的眼里噙着泪水。

接下来的三年,杨晓珍凭着自己的好手艺,让家里的日子有了改观。

又是一个赶集日,一位从贵阳来采风的老师,被杨晓珍肩上精美的蜡染面料所吸引,问卖多少钱一套,杨晓珍答120元。老师叹了一口气说:“这么便宜!我建议你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市,那里经常有人收购这些东西。这么精美的蜡染到了那里,价格要翻好几倍。”这位老师临走时还留了电话号码,说他在凯里那边有朋友,想去的时候可以找他帮忙。可惜,杨晓珍后来不小心把这电话号码弄丢了。

至今在杨晓珍的心底,那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师,是改变她人命运的“大恩人”。杨晓珍感叹道:“快30年了,只记得他也姓杨,要是哪天有机会碰到的话,我们全家一定要好好敬上几杯酒。”

三

杨晓珍自小就出过远门,哪敢只身前往数百公里之外的凯里呢?有一天她到镇上赶集,在一家商铺的电视里,看到凯里一个景区红红火火的场景:木楼错落,花草葳蕤,商品琳琅,游人如织……她为此兴奋不已,回家就对丈夫杨德勋说:“你带我去凯里看看吧。”杨德勋经不起杨晓珍软磨硬缠,终于答应带她出去见见世面。

夫妻俩扛上一包蜡染刺绣服装及工艺品,天刚麻麻亮就出发。先走到安顺乘客客,经贵阳再去凯里,下午5点钟才赶到凯里车站。夫妻俩带的东西刚一摆出来,顾客们就像发现宝藏似的围了上来,只一顿饭工夫,背包里的东西一售而空。这一天,一共收入4600元。

“20多年前,哪里出个‘万元户’就是新闻。一下子赚这么多钱,做梦都不敢想。人生地不熟的,只敢在车站旁边找个旅馆住下,把钱放在枕头角,一晚上都没合一下眼……”说到这里,杨晓珍和丈夫不禁笑出声来。

第二次去凯里,是在三个月之后。这次杨晓珍胆子大多了,到站后还有一位远亲帮忙带路。“在凯里的路边摊,一个黄头发的外国人看上了我的一副背带,要给我1000元钱,我觉得太多了,还给他900元,他连连摇头。由于语言不通,没法交流,最后我决定只收200元,于是伸出两个指头,没想到那外国人又加了200元。后来,还是旁边一位懂英语的大学生帮忙解了围。”杨晓珍话里透着纯朴、坦诚。

两次“出山”,让杨晓珍看到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蜡染刺绣的巨大价值。她和丈夫商量,决定在凯里住下来,一边从织金收集老乡们制作的成品,帮他们打开销路,一边就地制作蜡染

簇的花,雪一样洁白无瑕。

花开,挂果。

这是收获的信号。山里人赶紧把油茶地里的杂草锄得干干净净,集中于油茶树的树兜。这些杂草落叶,腐烂后就成了油茶树上好的肥料。

油茶树,惦念山里人的累,山里人的爱。它们在在一根根的枝条上,努力地挂上一串串的果实。

山里人背着背篓,挑着担,乐悠悠地,走进茶林,采摘果实。见到这满满的果实,他们自然而然地唱起民歌:“山是万宝山,地是刮金板……”正是这得天独厚环境,让平凡而又

沙塔坪,倚水而成。

这里,一边是河,一边是山;山映入河中,河流进山中。这景色,画一样迷人。

沙塔坪,坪不是很多,但是,这里的沙土不少。这里的沙土,养育了成片的油茶树。

这里的油茶树,一年四季,披着“绿衣裳”,沉默不语,默默生长,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这沉淀,让油茶树肆意蔓延。山山脚,全是茶树,顺着地势,此起彼伏。一棵棵,青碧碧的,绿油油的。老远望去,如绿色的波浪从天际慢慢铺开。

油茶树,吸取阳光、雨露,将营养输送到每一条根系,每一片树叶。它,绽放一团团、一簇

簇的花,雪一样洁白无瑕。

花开,挂果。

这是收获的信号。山里人赶紧把油茶地里的杂草锄得干干净净,集中于油茶树的树兜。这些杂草落叶,腐烂后就成了油茶树上好的肥料。

油茶树,惦念山里人的累,山里人的爱。它们在在一根根的枝条上,努力地挂上一串串的果实。

山里人背着背篓,挑着担,乐悠悠地,走进茶林,采摘果实。见到这满满的果实,他们自然而然地唱起民歌:“山是万宝山,地是刮金板……”正是这得天独厚环境,让平凡而又



今年盛夏,我邀请朋友们一起,第四次到浙江金华的塔石乡,再度住在当地一家民宿。

塔石是个山乡,盛夏至此,正好避都市之热浪,享山区之清凉,躲车水马龙之喧嚣,度溪水潺潺之静安。住在曾住过的民宿,免了买菜烧饭的劳顿。虽是山乡民宿,条件却不比正式的宾馆差,而且百元包吃住,用餐时十人一桌,荤素搭配十菜一汤,餐餐变花样,既省了在家买菜水电的消耗,食物源头亦可以信赖,没有污染之忧,都是无公害的菜肴。晨起,开门即见山,满目绿水青山。漫步山边溪水旁,看云雾绕山峦。黄昏,一起到溪边享清凉,观白云蓝天,直至皓月当空照。这样度过了好多天,吸够了山间富氧的空气。

更令我关注的是乡间的人文风景。闲来漫步塔石村,只见这村庄黛瓦粉墙,街巷整洁光亮,处处摆放着分类垃圾箱。据说塔石村有3个保洁员,负责一天几次打扫公共卫生,村民也逐渐自觉养成卫生习惯,才有今日的面貌。振兴更有良方,利用山区消夏的“冷资源”,这村里办起多家民宿驿站。硬件或许没有那么高档,环境功能卫生却敢与星级酒店试比高,服务更能叫一些酒店汗颜。不会有一杯茶水几十元,客人再多,都是一人一杯高山茶,不收一分钱。我住的枫溪驿栈,民宿主人袁路有免费开车送旅客上医院、景点,名声在外,据说夏天还未到,早有游客网上预约以防客满订不到房间。品质可靠的旅游带动了这里的各行各业。来旅行住宿的客人一般都会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回家,常见路边酒店摆出小吃摊,麻糍糕点任品尝。原本沉寂的山乡充满勃勃生气。

不只这个村庄,塔石乡处处可见这样的风景,生活品质今非昔比。乡里的公共服务设施日益完善,原来只在城里见到的塑胶步道、健身器材等在这里也逐渐变得寻常。柏油公路从深山直铺到金华市,每半个小时一班公交车往来便利,徒步进城早成历史记忆。不少人家的子女工作在城里,到周末就驱车回家看爹娘。村村都有老年人食堂,老人们吃饭足可无忧。到了周末,常遇到文化下乡,更热闹,溪上廊桥挤满了人,吹拉弹唱,曲音绕梁。看病也不用烦心,塔石村有卫生室,塔石乡有正规的卫生院。乡卫生院条件更要好些,是三层的楼房,门口停着崭新的救护车,院里中西医兼有,科室基本齐全,可独立做各种检验。院长杨卫明在这里行医32年,建特色中医科目,擅长针灸推拿,经常带队下乡行医做科普宣传,深受乡亲称道欢迎。

山乡变的是村容村貌,不变的是民俗民风。没有久为邻居如隔山、关门闭户不来往的忧虑,十里八乡都认识,仿佛知根知底自家,有难有困互相帮。我这样偶来的外乡人,在塔石只住了一个月,常遇老乡待我如亲人,常见房东给陌生客人让座上茶开空调,开怀畅谈,也常见乡村干部深入农户,问寒问暖。乡间俗语说老百姓对干部考核有自己的标准,哪个干部进村狗不吠,是熟人,可见常来;狗吠,是生人,可见不常来。想来,这里的人们,已是再熟不过。塔石有底蕴,是当年粟裕将军率部转战浙西南开展革命斗争的老区之一,聚集体德高望重的长辈、社会达人、有知识的文化人、乐善好施的企业家,齐心协力修桥补路,收集整理不可复制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,甚至出版丛书,在青山秀水间留下浓郁的乡愁。

我到塔石,亲身体验着一个地方社会发展、旅游兴旺、文化赓续,正合力绘就一幅美丽乡村的时代画卷,所以,愿意一遍又一遍上这山乡来。

四上塔石乡

陈培德

